

韓愈文讀

冊 下

錢基博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錢基博選註

韓愈文讀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愈文讀

下編

文章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韓愈有仿古之作，亦有自創之格。而要其所以自創一格，亦何嘗不自古人之文，擬議以出變化？姚鼐曰：『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迹也！』大抵以沈浸醲郁，含英咀華爲始事，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終事。而所不可及者，最在體簡詞足。他人挾次敍去，費許多說話；他只三數筆，四方八面俱到；其中一入一出，筆力峭然，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無匹；而蒼蒼之勢，寓於其中，絕無詞費處。讀者須玩其高足闊步，邁往不屑之機。今錄集中之自出機杼者爲中編。其先後以所作之時爲次；而年月不可考者，則以殿於末；亦有以意測識，而略爲之次者；庶幾自少至老，文境之崢嶸極而歸平淡，可以略見端倪；所以極韓文之變也。上編神明規矩，踐徑可尋；此編渾融演迤，迹象盡化。

獲麟解

爾雅『麟，麋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而愈爲此解，疑在真

*元十一年，三上宰相書不報，感憤而作。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

皆知其爲祥也！

以上皆知其爲祥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

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

以上不可知其爲麟

角者吾知

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

可知；

正應第二段不可知其爲麟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反應第一段皆知其爲祥

雖然，麟

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

知則不爲不祥

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

逼出德字德與形本只兩意窮作五段層疊曲折轉變萬千

若麟

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以上麟之出不待聖人歸到不遇時作結

何焯曰：此文自宋以後，皆極稱之。不是用祥不祥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

字轉換。

韓愈文讀下編

一三九

與馮宿論文書

此書於汴州作。時在貞元十三年，愈年三十歲。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

於今人也！

激昂暗逗收發憤

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

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

人，則人以爲好矣！

此不可謂之知

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

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兩句不知句束上以俟句開下而俟之云者無得於今人而有俟於後人不祈世人之知

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以上明古文無用於今世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

何用於

今影子

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以俟知者影子

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

雲，可歎也！

暫說俟跟說俟不著起滅自由感喟絕倫

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

此尙不可謂之知

老子未足

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

雖推許過當而跌宕生姿

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

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

暗逗聖人

然俟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

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

逼出正意

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

而不疑耳！

聖人不可得而見鬼神亦杳芒不可測則所謂知者終不知矣此非以明知者之真可踐而肯定不祈人之知句以明作者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數倪於萬物彼

其充實不可以已其絕大胸襟也

足下豈不謂然乎？

以上申論以俟知者知

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

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

縉帶古文直何用於今世意

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以上帶敘李翱張籍

愈再拜。

林紓曰：與馮宿書此非論文，仍是牢騷。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說得酸甜自得；

非論文之極處，莫得有是語也！古來苦心爲文之人，務極張皇幽渺，果一出

而人人知之，則尋常不爲文者之眼光，皆能窺到天機，而專心殫慮於古文

者，亦何所貴！作者不祈人之知，是真能古文者語。

贈太傅董公行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作。愈年三十二歲。而昌黎集中行狀僅兩篇。一

贈太傅董公行狀。一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而董公行狀。文特雄肆。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

僕射。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以上三代籍貫。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

至德元年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

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

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回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以上

敘早以文學受知出入左右。先皇帝時，代宗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紇下沒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

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大歷四年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

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以上敘德宗使回紇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以提挈爲轉捩言下見得以逼爲時宰所嫌故出之含蓄得妙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

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

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

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

懷光所率皆

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

之過，天下未有聞。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

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

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

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

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

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

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

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

疏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

以上敘宣慰恆州及撫李懷光而敘使回紇敘撫李懷光之辭命及

描寫參左氏筆意○自此以上實敘寫其慷慨敢任事自此以下虛寫其謹重有風度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

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

貞元二年七月以晉爲尙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

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

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

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

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

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尙書。

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尙書

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

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

勅住○寫相業如炬燈離劍令人想見之

初，公爲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竇參攝中

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旣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

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

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

相業敷奏用虛寫相度安詳用實敘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曲盡其妙

爲禮部四年，

拜兵部尙書。

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尙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

入謝。上語問曰：『晏復有入謝者，上

喜曰：『董某疾且損矣！』

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

寫拜東都留守之前先著入謝上語問曰晏云云疑若有人擠

之出者與前拜華州刺史先著始公爲金吾云云同一匣劍帷燈之妙

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尙書省，充東都畿汝

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尙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尙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

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以上敘爲宰相

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

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敗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敗也，逐之。萬榮爲

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

追敘汴州以前事振提得勢

公既受命，

接

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

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

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

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

旁面

絢遂入以居。

勸住○遂行遂逆以入遂入以居自成機調

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

兩遂行

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

仍以振提

以公之速也，不及

謀。

接遂出逆。

上遂行遂逆以入遂入以居率晉之遂也此遂出逆之遂惟恭之遂也前後相屬峯斷雲連

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

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

人也！』環以相告。

勸

故大和初，

另提

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

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

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

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

追敘又一事

公至之明日。

接

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

點

年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

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

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

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

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爲人佻悅軍中惡之

職事修，人俗化，嘉

禾生，白鵲集，蒼鳥來巢，嘉瓜同蒂，連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

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

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

著此一段奏請以汴亂爲晉乾祐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

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

之四日，汴州亂。

乙酉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顯等

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

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邪。闢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敘汴州去思帶綰華州神頤氣合和映有致○以上敘撫定汴州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以上敘性行官爵妻子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摹其德行曰狀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牒考功太常議諡牒史館編錄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以知之詳也而愈以晉故吏

狀爲之

與李翱書

貞元十五年二月，董晉薨。愈從喪至洛，而汴軍亂，愈家在園中，尋得脫，下汴。

東趨彭城，而愈自洛東還，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與家合并。節度使張建

封居之於符離。上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翱責以失其所從，而

答之，故以無所資爲解。且言雖之京師，亦安得知己者而從之，以深悲己之窮途不遇，

且并以爲李悲也。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

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

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以上喝起時人之待我不如子之愛我重我爲一篇主意而詞特哀婉令人雪涕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

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

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

以上敘入徐之由

足下謂

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

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徐府固非相知京師亦安得知在京城

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

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沈痛反映後顏回一段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

是亦難矣。落所貴乎京師者，再振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

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

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將無所資穿入無知已而帶上總束○以上敘不入京師

由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帶上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

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洩而處其所可樂哉？所謂以子

望時人也愈之寄身從事幕府不入京師徒以德宗昏惑信用譏諛諛佞之人無可爲者然難以顯言故但言不相忌者少偏以不能下達見意而自堯舜以來二句正見當待明天子也深得春秋微而顯

妙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

真以爲得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以其心誠